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六十

司馬光編集
林瑞翰註

漢紀五十二 起重光協治盡昭陽作噩凡三年（辛未至癸酉，西元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）

孝獻皇帝乙

初平二年 西元一九一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辛丑（初六日），赦天下。

（二）關東諸將議以朝廷①幼冲②，迫於董卓，遠隔關塞③，不知存否，幽州牧劉虞，宗室賢儁，欲共立爲主。曹操曰：「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，以義勳故也。今幼主微弱，制於姦臣，非有昌邑④亡國之釁，而一旦改易，天下其孰⑤安之？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⑥。」韓馥、袁紹以書與袁術曰：「帝非孝靈子，欲依絳、灌誅廢少主，迎立代王故事，奉大司馬虞爲帝。」術陰有不臣之心，不利國家有長君，乃外託公義以拒之。紹復與術書曰：「今西名有幼君，無血脈之屬⑦，公卿以下，皆媚事卓，安可復信？但當使兵往屯關要，皆自蹙死，東立聖君，太平可冀，如何有疑？又室家見戮，不念子胥

，可復北面乎？^①」術答曰：「聖主聰叡，有周成之質。賊卓因危亂之際，威服百寮^②，此乃漢家小厄之會，乃云今上無血脈之屬，豈不誣乎？又曰室家見戮，可復北面？』此卓所爲，豈國家哉？悽悽^③赤心，志在滅卓，不識其他。」馥、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。虞見岐等，厲色叱之曰：「今天下崩亂，主上蒙塵，吾被重恩，未能清雪國恥，諸君各據州郡，宜共勦力，盡心王室，而反造逆謀，以相垢汙邪？」固拒之。馥等又請虞領尙書事，承制封拜，復不聽，欲犇匈奴以自絕，紹等乃止。

（二）二月，丁丑（十二日），以董卓爲太師，位在諸侯王上。

（三）孫堅移屯梁^④東，爲卓將徐榮所敗，復收散卒，進屯陽人^⑤。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，以呂布爲騎督。軫與布不相得，堅出擊，大破之，梟其都督華雄。或謂袁術曰：「堅若得雄，不可復制，此爲除狼而得虎也。」術疑之，不運軍糧。堅夜馳見術^⑥，畫地討校，曰：「所以出身不顧者，上爲國家討賊，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。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，而將軍受浸潤之言^⑦，還相嫌疑，何也？」術踧踖^⑧，卽調發軍糧。堅還屯，卓遣將軍李催說堅，欲與和親，令堅疏子弟任刺史、郡守者，許表用之。

堅曰：「卓逆天無道，今不夷汝三族，縣示四海，則吾死不瞑目，豈將與乃^⑨和親邪？」

復進軍大谷^④，距雒九十里。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，卓敗走，卻屯澠池，聚兵於陝。堅進至雒陽，擊呂布，復破走。堅乃掃除宗廟，祠以太牢，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^⑤，分兵出新安、澠池間以要卓。卓謂長史劉艾曰：「關東軍敗數矣，皆畏孤，無能爲也，惟孫堅小慧，^⑥頗能用人，當語諸將，使知忌之。孤昔與周慎西征邊、韓於金城^⑦，孤語張溫，求引所將兵爲愼作後駐，溫不聽，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，遂行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，以爲聲勢。叛羌欲截^⑧歸道，孤小擊，輒開，畏安定有兵故也。虜謂安定當數萬人，不知但靖也。而孫堅隨周慎行，謂愼求先將萬兵造^⑨金城，使愼以二萬作後駐，邊、韓畏愼大兵，不敢輕與堅戰，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，兒曹^⑩用其言，涼州或能定也。溫既不能用孤，愼又不能用堅，卒用敗走。堅以佐軍司馬，所見略與人同，固自爲可^⑪，但無故從諸袁兒^⑫，終亦死耳！」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，中郎將段熲屯華陰，中郎將牛輔屯安邑，其餘諸將布在諸縣，以禦山東。輔，卓之壻也。卓引還長安，孫堅修塞諸陵，引軍還魯陽。

（四）夏，四月，董卓至長安，公卿皆迎拜車下。卓抵手^⑬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：「義真^⑭怖未乎？」嵩曰：「明公以德輔朝廷，大慶方至，何怖之有？若淫刑以逞，將天下

皆懼，豈獨蒿乎？」

卓黨欲尊卓比太公，稱尙父。卓以問蔡邕，邕曰：「明公威德，誠爲巍巍^⑤，然比之太公，愚意以爲未可。宜須關東平定，車駕還反舊京，然後議之。」卓乃止。

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、爲臣不忠、爲吏不清、爲弟不順者，皆身誅，財物沒官。於是更相誣引^⑥，冤死者以千數。百姓囂囂^⑦，道路以目^⑧。

(五) 六月，丙戌(二十三日)，地震。

(六) 秋，七月，司空种拂免，以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。太尉趙謙罷，以太常馬日磾爲太尉。

(七) 初，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并州募兵，會進敗，楊留上黨，有衆數千人。袁紹在河內，楊往歸之，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^⑨，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，忌之，陰貶節^⑩。其軍糧，欲使其衆離散。會馥將麴義^⑪叛，馥與戰而敗，紹因與義相結。

紹客逢紀^⑫，謂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，不據一州，無以自全。」紹曰：「冀州兵強，吾士饑乏，設不能辦，無所容立。」紀曰：「韓馥庸才，可密要^⑬。公孫瓚，使取冀州。馥必駭懼，因遣辯士爲陳禍福，馥迫於倉卒^⑭，必肯遜讓。」紹然之，卽以書與

瓚。瓚遂引兵而至，外託討董卓，而陰謀襲馥。馥與戰，不利。會董卓入關，紹還軍延津^①，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、荀謚、郭圖等說馥曰：「公孫瓚將燕代之卒，乘勝來南，而諸郡應之，其鋒不可當；袁車騎^②引軍東向^③，其意未可量^④也。竊爲將軍危之。」馥懼曰：「然則爲之奈何？」謚曰：「君自料寬仁容衆，爲天下所附，孰與袁氏？」馥曰：「不如也。」「臨危吐決^⑤，智勇過人，又孰與袁氏？」馥曰：「不如也。」「世布恩德天下，家受其惠，又孰與袁氏？」馥曰：「不如也。」謚曰：「袁氏一時之傑，將軍資三不如之勢，久處其上，彼必不爲將軍下也。夫冀州，天下之重資也，彼若與公孫瓚並力取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，將軍之舊^⑥，且爲同盟^⑦，當今之計，若舉冀州以讓袁氏，彼必厚德將軍，瓚亦不能與之爭矣！是將軍有讓賢之名，而身安於泰山也。」馥性恒怯^⑧，因然其計。馥長史耿武、別駕閔純、治中李歷聞而諫曰：

〔考異〕九州春秋作耿武，今從范書、魏志、袁紀。又范書，騎都尉沮授諫，無李歷，今從魏志、袁紀。

「冀州帶甲^⑨百萬，穀支十年，袁紹孤客窮^⑩軍

，仰我鼻息^⑪，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，絕其哺乳，立可餓殺，奈何欲以州與之？」馥曰：「吾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，度德而讓，古人所貴，諸君獨何病焉！」先是馥從事趙浮、程煥將強弩萬張屯孟津，聞之，率兵馳還。時紹在朝歌清水^⑫，浮等從後來，船數

百艘，衆萬餘人，整兵鼓，夜過紹營，紹甚惡之。浮等到，謂馥曰：「袁本初軍無斗糧，各已離散，雖有張楊、於扶羅，新附未肯爲用，不足敵也。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，旬日之間，必土崩瓦解，明將軍但當開閣^⑤高枕，何憂何懼？」馥又不聽，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，遣子送印綬以讓紹。紹將至，從事十人爭棄馥去，獨耿武、閔純杖刀拒之，不能禁，乃止，紹皆殺之。紹遂領冀州牧，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^⑥，亦無官屬。紹以廣平^⑦沮授爲奮武將軍，使監護諸將，寵遇甚厚。魏郡審配、鉅鹿田豐並以正直，不得志於韓馥，紹以豐爲別駕^⑧，配爲治中^⑨，及南陽許攸、逢紀、潁川荀諲皆爲謀主，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^⑩，漢先爲韓馥所不禮，且欲微^⑪迎紹意，擅發兵圍守馥第，拔刃登屋，馥走上樓，收得馥大兒，槌折兩脚，紹立收漢殺之。馥猶憂怖，從紹索去^⑫，往依張邈。後紹遣使詣邈，有所計議，與邈耳語^⑬，馥在坐上，謂爲見圖，無何，起至溷^⑭，以書刀^⑮自殺。

鮑信謂曹操曰：「袁紹爲盟主，因權專利，將自生亂，是復有一卓也。若抑之則力不能制，祇以遘難^⑯。且可規^⑰大河之南，以待其變。」操善之。會黑山于毒、白繞、眭^⑱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，王肱不能禦，曹操引兵入東郡，擊白繞於濮陽，破之，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，治東武陽。^⑲

(八) 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，屯於黎陽。董卓以楊爲建議將軍，河內太守。

(九) 太史望氣，言當有大臣戮死者。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，冬、十月，壬戌(朔)笞殺溫於市以應之。

(一〇) 青州黃巾寇渤海，衆三十萬，欲與黑山合。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，逆擊於東光南，大破之，斬首三萬餘級。賊棄其輜重，奔走度河，瓚因其半濟，薄之，賊復大破，死者數萬，流血丹水，收得生口七萬餘人，車甲財物不可勝算，威名大震。

(一一) 劉虞子和爲侍中，帝思東歸，使和僞逃董卓，潛出武關詣虞，令將兵來迎。

〔考異〕范書劉虞傳：「虞使王嘯使長安，時和爲侍中，因遣從武關出。」按魏志公孫瓚傳，但云天子思歸，不云因嘯至也。若爾當令和與嘯俱還，不應出武關，又嘯未還，劉虞已死。虞死在初平四年冬，界橋戰在三年春，范書誤也。

和至南陽，袁術利虞爲援，留和不遣，許兵至俱西，令和爲書與虞。虞得書，遣數千騎詣和。公孫瓚知術有異志，止之，虞不聽。瓚恐術聞而怨之，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，而陰教術執和，奪其兵，由是虞、瓚有隙。和逃術來北，復爲袁紹所留。是時關東州郡，務相兼并以自彊大，袁紹、袁術亦自離貳。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，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，襲奪堅陽城，堅歎曰：「同學義兵，將救社稷，逆賊垂破而各若此，吾當誰與戮力乎？」引兵擊昂，走之。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，越爲流矢所中，死

，公孫瓚怒曰：「余弟死，禍起於紹。」遂出軍屯磐河^⑤，上書數紹罪惡，進兵攻紹，冀州諸城，多叛紹從瓚。紹懼，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，遣之郡，而範遂背紹，領勃海兵以助瓚。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、田楷爲青州刺史、單經^⑥爲兗州刺史，又悉改置郡縣守令。

初，涿郡劉備，中山靖王之後也。^⑦少孤貧，與母以販履爲業。長七尺五寸，垂手下腋，顧自見其耳，^⑧有大志，少語言，喜怒不形於色。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，由是往依瓚。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，有功，因以爲平原相。

備少與河東關羽、涿郡張飛相友善，以羽、飛爲別部司馬，分統部曲。備與二人寢則同牀，恩若兄弟，而稠^⑨人廣坐，侍立終日，隨備周旋，不避艱險。常山趙雲，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，瓚曰：「聞貴州人，皆願袁氏，^⑩君何獨迷而能反乎？」雲曰：「天下誦誦^⑪，未知孰是，民有倒縣^⑫之厄。鄙州論議，從仁政所在，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。」劉備見而奇之，深加接納。雲遂從備至平原，爲備主騎兵。

（一二）初，袁術之得南陽，戶口數百萬，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，百姓苦之，稍稍離散。既與袁紹有隙，各立黨援，以相圖謀。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，豪傑多附於紹。術

怒曰：「羣豎不吾從，而從吾家奴乎？」又與公孫瓚書曰：「紹非袁氏子。」紹聞，大怒。

術使孫堅擊劉表，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、鄧之間，堅擊破之，遂圍襄陽。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，祖將兵欲還，堅逆與戰，祖敗，走竄峴山中。堅乘勝夜追祖，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，殺之。

〔考異〕范書：「初平三年，春，堅死。」吳志孫堅傳亦云初平三年。英雄記曰：「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。」袁紀：「初平三年五月。」山陽公載記載策表曰：「臣年十七，喪失

所怙，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，時年二十六，計堅之亡，策應十八，而此表云十七，則爲不符，張璠漢紀及胡沖吳歷並以堅初平三年死，此爲是而本傳誤也，今從之。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

詣表請堅喪，表義而許之。堅兄子賁率其士衆就袁術，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，術由是不能勝表。

（一三）初，董卓入關，留朱儁守雒陽，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，懼爲卓所襲，出犇荊州。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，儁復引兵還雒，擊懿，走之。儁以河南殘破，無所資，乃東屯中牟，移書州郡，請師討卓。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，遣精兵三千助之，餘州郡亦有所給。謙，丹陽人，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，用謙爲刺史，謙至，擊黃巾，大破走之，州境晏然。

（一四）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。沛人張魯，自祖父陵以來，世爲五斗米道，客居于蜀

魯母以鬼道，常往來焉家，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^⑤，以張脩爲別部司馬，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，斷絕斜谷閣^⑥，殺害漢使。焉上書言米賊斷道，不得復通，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、李權等十餘人，以立威刑。健爲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，焉擊殺岐、龍。焉意漸盛，作乘輿，車具千餘乘。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^⑦。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，誕爲治書御史^⑧，璋爲奉車都尉，皆從帝在長安，惟小子別部司馬瑁，素隨焉，帝使璋曉諭焉，焉留璋不遣。

（一五）公孫度威行海外，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。北海管寧、邴原、王烈皆往依焉。寧少時與華歆爲友，嘗與歆共鋤菜，見地有金，寧揮鋤不顧，與瓦石無異，歆捉而擲之，人以是知其優劣。

邴原遠行遊學，八九年而歸。師友以原不飲酒，會^⑨米肉送之。原曰：「本能飲酒，但以荒思廢業，故斷^⑩之耳！今當遠別，可一飲燕。」於是共坐飲酒，終日不醉。

寧、原俱以操尙稱，度虛館以候^⑪之。寧旣見度，乃廬於山谷。時避難者多居郡南，而寧獨居北。示無還志，後漸來從之，旬月而成邑。寧每見度，語唯經典，不及世事，還山專講詩書，習俎豆，非學者無見也。由是度安其賢，民化其德。

祿原性剛直，清議以格物^①，度以下，心不安之。寧謂原曰：「潛龍以不見成德^②。言非其時，皆招禍之道也。」密遣原逃歸，度聞之，亦不復追也。

王烈器業過人，少時名聞在原、寧之右，善於教誘鄉里。有盜牛者，主得之，盜請罪曰：「刑戮是耳，乞不使王彥方^③知也。」烈聞而使人謝之，遺布一端^④。或問其故，烈曰：「盜懼吾聞其過，是有恥惡之心。既知恥惡，則善心將生，故與布以勸爲善也。」後有老父遺劍於路，行道一人見而守之。至暮，老父還，尋得劍，怪之，以事告烈。烈使推求^⑤，乃先盜牛者也。諸有爭訟曲直，將質^⑥之於烈，或至塗而反，或望廬而還，皆相推^⑦以直，不敢使烈聞之。度欲以爲長史，烈辭之，爲商賈以自穢^⑧，乃免。

【註】

①朝廷：謂天子，此指獻帝。

②幼沖：幼小。李賢曰：「幼小在位曰沖。」

③關塞：胡三省曰：「

關塞，謂幽谷關、桃林塞也。」

④昌邑：昌邑王賀。

⑤孰：誰。

⑥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：諸

君，謂議廢立諸將，時劉虞在幽州，獻帝在長安，幽州在北，長安在西。操云諸君欲北面事虞，我自西向事帝耳！

⑦無血脈之屬：謂獻帝非靈帝子。

⑧室家見戮，不念子胥，可復北面乎：初平元年，董卓以袁紹

起兵關東，殺太傅袁隗，並夷其族。紹以殺隗出於帝意，謂既不能效子胥報父兄之讎，豈可復北面事之乎？

⑨百寮：百官，楊慎曰：「文選注：『寮，小窓也。』同宦爲寮，指其齋署同窓爲義；今士子同業曰同窓。官先

事，士先志，官之同寮，亦士之同窓也。」

①懷懷：忠謹貌。

②梁：縣名，屬河南尹，故城在今河南省臨汝縣西。

南省臨汝縣西。

③陽人：後漢書郡國志，河南尹梁縣有陽人聚，故城在今河南省臨汝縣西。

④堅夜

馳見術：吳志孫堅傳：「陽人去魯陽百餘里，堅夜馳見術。」時術屯魯陽。

⑤浸潤之言：論語顏淵：「浸

潤之譖。」鄭注：「諸人之言，如水之浸潤，漸以成也。」

⑥蹶蹶：僂促不安貌。

⑦乃：汝

⑧大谷：地名，其地在今河南省洛陽縣南，詳見卷五十九獻帝初年元年註第五十七。

⑨甄官井中：胡三省

曰：「甄官署之井中也。晉職官悉，少府屬有甄官令，而續漢志無之，蓋屬於他署，未置專官也。甄官掌琢石

陶土之事。」

⑩黠：愚直。

⑪孤昔與周慎西征邊、韓於金城，事見卷五十八靈帝中平二年。邊韓，謂

邊章、韓遂。

⑫截：截本字。

⑬造：往。

⑭兒曹：鄙視之辭，謂周慎、張溫輩。

⑮爲

可：言其才爲可用。

⑯諸袁兒：謂袁紹、袁術輩。

⑰抵手：拍手。抵音紙（止）。

⑱義真：

皇甫嵩字。

⑲魏：高大貌。

⑳詆引：詆告連引。

㉑囂囂：憂懼貌。

㉒以目：韋昭曰：「

不敢發言，以目相盼而已。」

㉓漳水：胡三省曰：「濁漳水出上黨長子而東過鄴，鄴則韓馥所居也。」按

漳水有二源，一曰清漳水，源出山西省黎城縣，西南流，復北而東南，入河南省，至林縣，會於濁漳水；二曰濁

漳水源出山西長子縣境，東流折北入河南省境，至林縣合清漳水，始稱漳水，亦稱漳河。

㉔貶節：減損。

㉕劉義：胡三省曰：「姓譜，漢有平原鞠譚，其子闕避難，改曰劉氏，後遂爲西平著姓。」

㉖逢紀：逢姓

，紀名。

㉗要：讀曰邀。

㉘卒：讀曰猝。

㉙延津：津名，故址在今河南省延津縣北。

㉚袁車騎：紹討卓，自號東騎將軍。

㉛引軍車向：胡三省曰：「自河內至延津爲東向。」

㉜意未可量

：言其意在兼併，難以預量。

⑤吐決：胡三省曰：「吐決，謂吐奇決策也。」吐謂談吐，奇謂奇計。

⑥舊：舊交。

⑦同盟：紹興與會盟討卓，故曰同盟。

⑧恆怯，恐懼畏縮。

⑨帶甲：披甲之

士。

⑩窮：困疲。

⑪仰我鼻息：胡三省曰：「鼻氣噓之則溫，吸之則寒，故云然。」意謂對方生死

之權，操於已手，如鼻之呼吸，欲其溫則溫，欲其寒則寒。

⑫清水：胡三省曰：「據水經，清水出河內修

武縣，逕獲嘉、汲縣而入于河，不至朝歌，唯淇水則逕至縣歌耳！蓋俗亦呼其水爲清水。據九州春秋，紹時在朝

歌清水口，浮等自玉津東下，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。清水口即淇口，南岸即延津。」朝歌，今河南省淇縣

地。

⑬閣：小門。

⑭將御：猶言統率。

⑮廣平：縣名，屬鉅鹿郡，故城在今河北省雞澤縣東

。⑯別駕：漢置別駕從事史，爲州刺史之佐吏，其職掌後漢書百官志云：「行部則奉引，錄衆事。」舊解

以爲刺史行部，別乘傳車從行，故曰別駕。

⑰治中：後漢書百官志，漢於諸州置功曹從事史，爲州刺史之

佐吏，主州選署及衆事。以其居中治事，主衆曹文書，故曰治中。

⑱都官從事：後漢書百官志，都官從事

，司隸屬官，主察舉百官犯法者。胡三省曰：「紹置都官從事，則猶領司隸校尉也。」紹領司隸校尉，見上卷中

平六年。

⑲傲：音驕（ア一ウ），求取。

⑳索去：求去。

㉑耳語：附耳密語。

㉒濶：

厠所。㉓書刀：古人削簡爲書，書刀即削簡之刀。

㉔遘難：遘與構同，謂構成罅隙。

㉕規：

規劃謀取。

㉖睦：音雖。

㉗東武陽：縣名，屬東郡，故城在今山東省聊城縣西。

㉘東光：縣

名，屬渤海郡，故城在今河北省東光縣東。

㉙薄：迫蹙。

㉚流血丹水：流血染水，水爲之赤。

㉛由是虞、瓚有隙：虞爲牧幽州，即與瓚有隙，至是仇怨益深。

㉜離貳：不和洽協一。

㉝襲奪堅陽

城：胡三省曰：「堅領豫州刺史，屯陽城。」磬河：磬一作般，又作槃。郭璞曰：「水曲如鉤流般桓也。」水經云：「大河故瀆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，分派東入般縣爲般河。」漢般縣屬平原郡，故城在今山東省德平縣東北。

⑤單經：單姓，經名。單讀如單于之單。

⑥涿郡劉備，中山靖王之後也：三國蜀志先主傳：「備字玄德，涿郡涿縣人，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。勝子貞，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，坐酎金失侯，因家焉。」

⑦垂手下鄉，顧自見其耳：言其有異相。鄉與膝同。

⑧稠：玉篇：「稠，密也。」義與衆同。

皆顧袁氏：皆願從袁氏。胡三省曰：「願下當有從字。」

⑨訕訕：喧擾貌。訕本作詢，省文作訕。

縣：談曰縣。

⑩群豎不吾從，而從吾家奴乎：紹，司空逢之庶子，伯父出爲成之後，而衛乃逢之嫡子，故

譏紹爲家奴。

⑪樊、鄧：樊城、鄧縣，俱屬南陽郡，故城在今湖北省襄陽縣北。

⑫峴山：在湖北省襄

陽縣南。

⑬上僂行車騎將軍：上，上表；行，攝行。

⑭丹陽：此吳之丹陽，非楚之丹陽，屬丹陽

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當塗縣東。惠棟曰：「案晉志，陽當作楊。」以縣境有丹楊山，山多赤柳，故名。

⑮

自祖父陵以來，世爲五斗米道：陵即張天師；五斗米道卽後所謂天師道，奉道者納米五斗，故曰五斗米道。

⑯督義司馬：隸釋云：「劉焉在蜀，創置督義司馬。」按漢無督義司馬官，此焉率意自置。

⑰斜谷關：爲

褒斜谷之北口，谷口有關，曰斜谷關。郿縣志云：「斜谷在郿縣西南三十里，入谷口二百二十里，抵鳳縣界；出連雲棧，復百五十里，出谷，抵褒城。」

⑱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：禮記檀弓：「曾子責子

夏曰：『吾與子事夫子於洙泗之間，退而歸老於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人，疑女於夫子，而罪一也』」表蓋言焉在蜀僭稱，使蜀人疑爲天子也。

⑲治書御史：後漢書百官志，治書侍御史二人，秩六百石。本注曰：「掌選

明法律者爲之，凡天下諸讞疑事，掌以法律，當其是非。」蔡質曰：「選御史高第補之。」胡廣曰：「孝宣感路溫舒言秋後請讞，時帝幸宣室，齋居而決事，令待御史二人治書，治書御史起此。」

②斷：戒絕。

③候：伺其至。

④格物：正物，正物之不正以歸於正。

⑤潛龍以不見成德：易

乾初九：「潛龍勿用。」孔子曰：「君子以成德爲行。潛之爲言也，隱而未見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。」

⑥彥方：王烈字。

⑦端：古虔名。古以二丈爲端，見爾雅；或謂布帛六丈曰端，見集韻。

⑧推求：

尋求。

⑨質：求正。

⑩推：推讓。

⑪爲商賈以自穢：漢俗重士農而輕商賈，故爲商賈以自穢。

三年西元一九二二年

(一)春，正月，丁丑（正月庚寅朔，無丁丑），赦天下。

(二)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，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、張掖郭汜、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，擊破朱儁於中牟，因掠陳留、潁川諸縣，所過殺虜無遺。

初，荀淑有孫曰彧^①，少有才名，何顒見而異之，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及天下亂，或謂父老曰：「潁川四戰之地^②，宜亟避之。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，彧獨率宗族去，依韓馥。會袁紹已奪馥位，待彧以上賓之禮，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，聞曹操有雄略，乃去紹從操。操與語，大悅，曰：「吾子房也^③。」以爲奮武司馬^④。「其鄉人留者，多爲傕、汜等所殺。」

(三)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，與瓚戰於界橋^⑤南二十里。瓚兵三萬，其鋒甚銳，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，強弩千張夾承之^⑥。瓚輕其兵少，縱騎騰之，義兵伏楯下不動，未至十數步，一時同發，謹呼動地，瓚軍大敗，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。〔考異〕九州春秋作劉綱，今從范曄、魏志。獲甲首千餘級。追至界橋，瓚歛兵還戰。義復破之，遂到瓚營，拔其牙門^⑦，餘衆皆走。

初，兗州刺史劉岱與紹、瓚連和，紹令妻子居岱所，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。及瓚擊破紹軍，語岱令遣紹妻子，別敕范方，若岱不遣紹家，將騎還，吾定紹，將加兵於岱。岱與官屬議，連日不決，聞東郡程昱有智謀，召而問之。昱曰：「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，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^⑧，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，今雖壞紹軍，然終爲紹所禽。」岱從之，范方將其騎歸，未至而瓚敗。

(四) 曹操軍頓丘^⑨，于毒等攻東武陽。操引兵西入山，攻毒等本屯。^⑩諸將皆請救武陽，操曰：「使賊聞我西而還，武陽自解也；不還，我能敗其本屯，虜不能拔武陽，必矣！」遂行。毒聞之，棄武陽還，操遂擊睦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^⑪，皆大破之。

(五) 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，兄子璜爲中軍校尉，皆典兵事；宗族內外，並列朝廷；卓

侍妾懷抱中子，皆封侯，弄以金紫^⑤。卓車服僭擬天子，招呼三臺^⑥，尙書以下，皆自詣卓府啓事。又築塢於郿^⑦，高、厚皆七丈，積穀爲三十年儲，自云事成雄據天下，不戒守此，足以畢老。卓忍於誅殺，諸將言語有蹉跌^⑧者，便戮於前，人不聊生。

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、僕射士孫瑞、尙書楊瓚密謀誅卓。中郎將呂布便^⑨弓馬，膂力過人，卓自以遇人無禮，行止常以布自衛，甚愛信之，誓爲父子。然卓性剛褊^⑩，常小失卓意，卓拔手戟^⑪擲布。布拳捷^⑫，避之而改容顧謝，卓意亦解，布由是陰怨於卓。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於傅婢^⑬，益不自安。王允素善待布，布見允，自陳卓幾見殺之狀，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，使爲內應。布曰：「如父子何？」曰：「君自性呂，本非骨肉。今憂死不暇，何謂父子？擲戟之時，豈有父子情邪？」布遂許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丁巳（四月己未朔，無丁巳），帝有疾新愈，大會未央殿。卓朝服乘車而入，陳兵夾道，自營至宮，左步右騎，屯衛周匝^⑭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。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^⑮，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^{〔考異〕袁紀作李順，今從范書、魏志。}與勇士秦誼、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

士服，守掖門內以待卓。卓入門，肅以戟刺之。卓衷甲^⑯不入，傷臂墮車，顧大呼曰：「呂布何在？」布曰：「有詔討賊臣。」卓大罵曰：「庸狗敢如是邪？」布應聲持矛刺